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城市家园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近日发布——

城市开启聚能驱动发展新征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我国已逐渐摒弃自然资源耗能拉动发展的旧模式，开启创新要素聚能驱动发展的新征程。各城市都开始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品质，整体上呈现出向“低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状态靠拢的趋势——

近日，由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何芳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完成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2017—2018）——中国35个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发布。该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已逐步摒弃自然资源耗能拉动发展的旧模式，开启创新要素聚能驱动发展的新征程。

并非一份排行榜

2013年，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出版了第一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中国35个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采用团队提出的“生态福利绩效”和“城市发展”两个半球的理论方法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研究路径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学术界同行的肯定。此次发布的第五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又有很大创新，不是将35座城市简单地排名，而是通过二维坐标系统揭示每座城市真实准确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这是本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最有价值和最值得关注之处。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把“城市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基于生态投入（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方面指标）、生态文明发展（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指标）两个指数，构建二轴—四区分析框架。韩传峰说：“单纯从某个指标，无论是生态投入指标还是生态文明发展指标看，是无法准确评估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水平的。”

以“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指数”为横坐标轴，“城市生态投入指数”为纵坐标轴，研究团队对来源权威、广泛、公开的35座大中城市的各项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对各城市所处区域和可持续发展四区分类结果深入解读，找到每座城市在持续7年研究中形成的演化轨迹并加以系统分类讨论，综合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改进路径。这是《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的评估逻辑。

四区评估分类模型为：I区，低生态投入低生态文明发展；II区，低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III区，高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IV区，高生态投入低生态文明发展。

给城市做“体检报告”

以此“两轴—四区”来描述和对标35座大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能清晰看出每座城市相对于全国35座城市的平均水平，处在怎样的位置，应该向何处发力。

青岛、长沙、成都、郑州、长春、南宁等城市处于“低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状态，这是可持续发展较为理想的状态，应选择S模式“优化”发展，追求更高发展品质，在控制城市生态投入、利用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效、采用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提高生态文明发展水平，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优化，避免不进则退。

上海、深圳、杭州、贵阳、广州、合肥、南京、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厦门、太原、银川等城市处于“高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状态，应选择B模式“提质”发展，即在保持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实现生态投入减量化，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生态环境友好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

石家庄、哈尔滨、重庆、北京、济南、大连、天津、福州、沈阳、西安、海口、兰州等城市处于“低生态投入低生态文明发展”状态，应选择C模式“扩容”发展，即在生态投入不超过阈值前提下，通过提高生态效率来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保证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跑赢生态投入增长速度，逐步提高城市生态文明发展质量。

南昌、西宁、昆明、宁波、武汉等城市处于“高生态投入低生态文明发展”状态，应选择D模式“提质+扩容”发展，即减少生态投入和资源消耗，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同时要扩大发展规模，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四种发展模式给出了35座城市各自的发展路径。研究团队希望“体检报告”为这些城市带来思考，针对具体结果，细化分析具体指标，深挖城市处于不同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找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是资源效率不足的痛点，确定如何改革创新方法和路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走出发展新模式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显示，中国地域辽阔，城市发展在区域间存在不平衡状况，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城市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广大中西部城市仍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初级阶段，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B模式和C模式在较长一段时期将同时存在。

评估实证结果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35座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轨迹虽都出现了波折，但呈现出竞跑式发展特征，青岛、长沙、成都、郑州、长春已实现从“低生态投入低生态文明发展”状态跨越式迈入“低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状态，说明只要目标科学、内容明确、制度合理、行动有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C模式完全可以实现。

韩传峰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逐渐摒弃自然资源消耗拉动发展的旧模式，开启创新要素聚能驱动发展的新征程。各城市都开始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品质，都在往前进，整体上呈现出向“低生态投入高生态文明发展”状态靠拢的趋势。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C模式，要从新型产业化、新型城镇化及新型现代化三个领域，以及经济、技术、管理三个方面入手，实施可持续发展治理，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发展与生态投入“脱钩”。

“通过加快改革和创新，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韩传峰说。

一城一策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江苏徐州：从“一城煤灰”到青山绿水

本报记者 蒋 波

“这边来一张，一定要把山、湖、城交融的意境拍进去。”冬日黄昏，江苏徐州云龙湖沙月岛上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

“原本打算去杭州西湖拍，现在徐州的环境越来越美，也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新郎刘桦跟记者攀谈起来。

徐州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旋律，全面推动生态转型、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等，一座昔日满目飞灰的“百年煤城”，如今摇身一变，实现了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完美蜕变。

图为徐州城市新貌。 （资料图片）

从采煤塌陷区到生态公园

泛舟在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上，碧波荡漾，水天一色，草木葱茏。很难想像这个“湖阔景美、绿树成荫、游人如织”的生态公园，曾经是贾汪区的一片采煤塌陷区。

贾汪区有着130年的煤炭开采史，煤矿最多的时候大小煤矿有226座。全区累计出产原煤3.6亿吨，为江苏省乃至全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1年，贾汪区被确定为全国69个资源枯竭城市之一。2016年10月份，随着贾汪境内最后一座煤矿——旗山煤矿关闭，贾汪正式进入了“无煤时代”。

然而，百年采煤史也给贾汪留下了13.23万亩的采煤沉陷区、283座裸露荒山以及道路断裂、村庄淹没、农田沉降的烂摊子。

“过去天空灰蒙蒙，路上黑乎乎，年轻人出去了就不愿回来。没想到，几年时间，生态环境就打了翻身仗。”贾汪区马庄村村民王秀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徐州香包”代表性传承人。她说，生态好了，游客多了，香包也卖脱销了。

“在生态修复中，贾汪交出了‘宜游则游、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的答卷，累计实施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82个、治理面积达6.92万亩。”贾汪区旅游促进中心主任赵震威介绍说，2018年来贾汪的游客达到10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0.2亿元，旅游业让贾汪变“真旺”。

贾汪之变，正是徐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力印证。通过实施“荒山绿化、显山露水、退渔还湖、宕口修复、生态湿地、去港还湖、扩湖增水”等生态项目，徐州做足了“山水”文章。

如今，徐州已拥有11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以及4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潘安湖湿地公园、云龙湖风景区等景点和绿地景观成为城市的绿色地标。全市林木覆盖率达30.1%，居江苏省第一，市区绿化覆盖率达43.81%，绿色成为徐州市民的幸福底色。

从“一煤独大”到“高大新强”

不久前，英迪那米半导体科技集团成立暨半导体蚀刻机精密零部件生产与修复项目投产仪式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这个项目从正式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该项目的投产，填补了国内芯片制造业修复服务技术的空白。

崛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徐州产业转型升级的精彩缩影。

在徐州高新区，国家安全科技产业园汇聚各类安全科技企业120余家、安全科技研发机构20余家，承担国家及省、市科技项目百余项。

江苏淮海科技城，已集聚超过3000家科技型企业。徐州科技创新谷已进驻院士团队4个、省“双创”人才15名。徐州产业技术研究院已建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安全科技等产业创新研究院所17个，国际技术转移中心5个。

徐州的代表性企业徐工集团，不久前以“超级移动起重机创新工程”再摘中国工业大奖，使得中国位列三个能自主研制千吨级超级移动起重机的国家。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说，企业加强研发，建成全球四大研发中心，自主掌握了4000吨履带吊等一批世界先进核心技术。目前，徐州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00多个，大中型工业及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达700多家。

“百里煤海”涅槃重生得益于徐州深入实施的“工业立市、产业强市”战略。

近年来，徐州把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新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在扶持政策、产业促进等方面制定了多项政策加以引导和支持，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集成电路与ICT、生物医药与大健康四大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风生水起。

2019年前10个月，徐州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3.9%，其中生物医药与大健康、集成电路与ICT、装备与智能制造分别增长17.0%、15.5%和21.5%。

从“破旧脏乱”到“风景如画”

站在国家5A级景区云龙湖珠山景区远眺，烟波浩渺，青峦叠嶂，风景如画。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矿坑采石场和一片破旧脏乱的棚户区。

“从木板房到铁皮房再到破瓦房，没曾想退休后住上了电梯洋房。”在云龙湖附近住了近40年的汪德胜老人感叹，棚户区改造后，他的退休生活换了个活法。

为了还给百姓一个干干净净的云龙湖，徐州市委、市政府持续加大云龙湖景区生态修复力度，先后实施控污截污、林相改造、退建还绿、退渔还湖等生态修复工程，共拆迁棚户区、危旧房及工矿企业200余万平方米，新增和改造绿化约256.9公顷。

近几年，徐州改造了4500多万平方米棚户区、整治6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改善民生、调整结构、提升形象“一举三得”。完成数千家工矿企业关停和退城进区，腾出的土地布局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抢抓国家明确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地位的重大机遇，聚力打造淮海经济区经济、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科教文‘四个中心’。”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表示，徐州持续推进淮海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加快实施轨道交通、文化艺术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等一批重大功能性项目，全面增强了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和集聚辐射力。

城故事

四川都江堰市：

“两拆一增”建宜居家园

本报记者 梁剑箫

一到夜晚，四川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观江社区东一街片区江安河边，彩灯闪烁，食客云集。重庆醉鸡王、有家鱼庄等特色美食诱惑着食客们的味蕾，游客边享用美食边看风景。谁曾料想，一年前这里还是市民集中反映的话题街：老旧院落多、商家品质低端、店铺经营种类重复、商业气息不浓厚等问题突出。“近一年来，都江堰市行政综合执法部门，会同辖区观江社区党委，利用‘两拆一增’契机，对居民和业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实行店面统一外摆、统一店招、统一桌布，铺设临河实木地板，大大提升了这条街的品质。”都江堰市行政综合执法局局长邹文说。

“两拆一增”是指拆除公共区域违法建筑，拆除有碍开敞空间的围墙，增加公共开敞空间。“‘两拆一增’实行‘市级统筹、部门协同、分级负责、齐抓共管’原则，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市级部门协同配合，各乡镇（街道）、相关市级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储备地块）工作人员组织实施，部门间积极配合，打好组合拳，努力把都江堰建成美丽的城市‘大花园’。”邹文说。

“两拆一增”工程实施以来，都江堰城市建设逐渐向“公园城市”目标靠拢。例如，红庙巷口2008年因地震拆除后成为了闲置空地，垃圾成堆，杂草丛生，一度成了“卫生脏、乱、差”典型和“老大难”地块。2019年上半年，都江堰将此地定为“两拆一增”点位，实施提升打造。一是与点位附近的泡桐树小学合作，建立实验基地。以农业科普活动为载体，组织学生了解植物生长情况，感悟大自然，通过理论学习与实地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小学生的感知、实践等能力；二是建立鲜花集市。开展普及鲜花种植方法、栽培技巧，与农户共养鲜花，征集青少年志愿者参与管理，共建共享劳动成果；三是建立居民微田园。专门开辟一定面积土地，由居民自愿组成种植队伍，商讨规范蔬菜种植，由公益志愿服务队伍（居民+党员+社区）负责定期分享成熟蔬菜，将种植成果回馈社会，与周边居民分享。

“昔日的这个老大难‘垃圾园’已一去不复返。‘有违必拆’理念，在全市上下已形成共识。”邹文说。

在幸福街道金家磨巷，呈现于记者眼前的，是绿意如织的草坪、层次丰富的绿植还有色彩斑斓的花朵。“以前，这里就是乱石堆，围墙也是用铁皮围起来的。”住在附近的小区居民王女士说，都江堰市把“两拆一增”作为“美丽都江堰”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与美丽乡村、美丽小镇、全域旅游相结合，力求拆除一块、建一块、美一块，打造“全域大花园”。

2019年，围绕都江堰市旅游城市特点，市政府对景路与学府路交界的幸福街道实施改造提升：修建游人步道，播撒格桑花，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绿色休憩空间；制作“天空之境”打卡点，将一年四季中最美的都江堰在这里展示出来，市民、游客可以随时在此与都江堰同框；将“两拆一增”工作点位作为示范点位，树立公示牌，市民、游客可通过扫码全面了解“两拆一增”有关工作；接受群众监督，巩固“两拆一增”点位打造成效。

记者获悉，2019年都江堰市“两拆一增”点位共25处，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约4700平方米，增加绿地面积约14万平方米。

都江堰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王志海对记者说：“要围绕都江堰市率先建成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和国际化生态旅游城市总体目标，将‘两拆一增’与违法建设综合治理、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等结合起来，提升‘两拆一增’工作附加值，持之以恒、持续发力，做好这项增强城市宜居品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微视

江西南昌：

打造“15分钟生活便利圈”

图为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上滩社区邻里中心。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上滩社区邻里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试点项目，邻里中心设有城市书房、中医馆、社区食堂、VR科普区、DIY空中花园等区域，让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以享受到“15分钟生活便利圈”。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玛